

師郵齋經說

二卷附知悔齋

詩文鈔卷



師鄴齋經說序

紫峽文獻之徵百餘年來挈經績學首推陳仲魚徵君著有論語古訓久爲士林傳誦此外如集孝經鄭注六藝論經籍跋文蔣氏別下齋刊入叢書以津逮後學宜乎聞風興起者多矣妹玚蔣劍雲茂才爲生沐先生文孫淵源家學潛挈孔鄭諸家之遺經年未弱冠通鄴氏學已折服儕輩數不得志於功名遽抑鬱遘疾以歿聞者靡不嗟悼然其畢生精力萃於解經文字嘗甄錄五十餘篇皆善英之所聚堪以壽諸棗梨者也家藏原稿裒集雜著尙多蓋師鄴齋經說箸錄於海昌藝文志不啻窺豹一斑而說經經經已若此設天假之年所詣益邃步武士鄉堂著作寧有涯涘今秋其小阮慰堂學博歸里省親來述公之嗣君暨女公子謀梓遺稿以壽世誠盛舉也適篋中留有副本堪資校覈卅餘載預儲以待今日之刊行顯晦不自有時耶雖嗇其年於前益豐其名於後非天

之厚資積慶以永孝思錫類也歟爰不辭不文書此以綴卷端
戊辰季秋月朔姍眷弟同里費寅拜序

師鄭齋經說目錄

卷一

孝乎維孝解

謂之尹吉解

春秋祭醕解

釋菰

衣錦尙綱解

文莫解

折枝解

長日至非冬至辨

釋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解

賢賢易色解

寔彼周行解

三壽作朋解

伯益伯翳攷

春秋責備賢者說

范蔚宗謂毛詩序爲衛宏作辨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解

釋荼

漢儒注經有讀如讀爲當作之別其例若何說文引經有音
同字異者有音亦異者能詳審之否

堯典中星解

藁葭詩解

黻冕解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解

箕子之明夷解

濟盈不濡軌解

納于大麓解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解臣

詩三芑三杞旁證

夏小正篇名釋義

九河旣道解

說文諧聲轉注假借說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解

夾谷攷

卷二

孔邇解

聖門弟子對師例稱名漆彫獨稱吾說

騶虞解

遵養時晦解

十月獲稻解

爾雅釋訓與毛詩異文箋

月令與呂氏春秋異文辨證

不盈頃筐解

何彼穠矣爲東遷後詩說

關雎何人所作

其會如林解

孟子衛孝公攷

施施二字音義說

何天之衢解

泮水攷

平章百姓解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解

至于太原攷

將采其劉解

高禩攷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解

說文示部崇字說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書後

菴竹解

巽而耳目聰明解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解

虞書分命和仲節解

來始滑解

其爲人也孝弟解

師鄭齋經說卷一

海寧 蔣方駿劍雲著

孝乎維孝解

論語爲政篇引逸書云孝乎維孝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惟東晉枚氏上古文尙書采此文入君陳篇則作孝乎雖古文尙書之說爲說經家所不取獨此經之文則正得借之以爲証明蓋記云禮乎禮史言時乎時以及公羊之賤乎賤爾雅之敝乎敝素問之形乎形神乎神句法皆與此同絕無有作于者則古文尙書之作乎正足與此經相發明乃近儒之說此文者皆黜古又尙書而宗石經謂孝于與下友于相次而引呂覽然則先生聖于之文以証此經乎字之當作于然呂覽僅言聖于不言聖于惟聖則與此經句法既已不同况高誘注明云于乎也可知字雖作于而義則乎也豈可據以爲作於之証乎近惠氏



九經古義李氏羣經識小則又謂此經之乎乃後儒據梅氏古文
尙書而改者不知論語非比尙書自漢至今不聞有人竄改者惠
李二儒果何所據而知爲論語之改從枚氏而非枚氏之同于論
語乎其作孝乎惟孝者在晉有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在誥
梁有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豈亦皆改從枚氏者乎即以文義而
論包注謂此爲美孝之辭則乎字乃取唱歎之神云孝乎惟孝者
亦猶先進篇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若改作于又將何以通乎彼說
者因黜枚氏而遂以改論語之文抑亦非持平之論也至或以惟
孝二字屬下讀則更不可通矣

謂之尹吉解

詩小正都人士篇謂之尹吉傳尹正也正義申之以爲正直而嘉
善蓋以性行言也箋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
姑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家女咸謂之尹氏姑

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案箋說是也惟國語晉胥臣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姑其一也則是姑姓也尹氏也同一女子而一稱其姓一稱其氏文義未免不倫陳氏稽古編以爲女子而繫夫家之氏者引夏姬欒祁以爲證謂周之盛時必有姑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馬氏傳箋通釋以爲尹姑並言猶申呂齊許並稱也引王潛夫論志氏姓曰姑氏之別有關尹蔡光魯離斷密須氏是尹卽姑氏之別也案馬氏此說當矣古者錫土爲姓姓分爲氏如魯鄭皆姬姓此姓也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皆姓之分爲氏也詩云尹姑安知非姑姓而分爲尹氏之女乎况古者稱婦人以姓必有所繫以別之又安知非稱以父母家之姓而卽繫以父母家之氏乎攷之古者繫姓于氏亦有舉其父母家之諡者如狐姬孔姑之類皆是彼父母家之

諡且可舉以繫之豈父母家之氏獨不可舉以繫之乎然則有馬氏此說而一切謂尹氏爲姒姓爲己姓爲妻姓之說紛紛聚訟俱可不辨而知其非矣

春秋祭酺解

周禮地官族師職春秋祭酺鄭注云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故書酺或爲步案酺爲大飲廣疋釋沽酺飲也以酺爲人物裁害之神義不可解卽从故書作步而酺步二字聲雖近而誼無由通形絕遠而文亦不宜誤况鄭君破酺爲步兼存或本則是鄭君亦未嘗信以爲然也杜子春云當爲酺而其下又引校人職冬祭馬步之文則是字从酺而義仍爲步也豕嘗反復求之竊以爲經文祭酺當屬二事祭爲祭祀酺爲大飲族師春秋祈報以敕四虫百膳之裁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其所祭之神爲步卽校人職冬祭馬步之步是校人職爲祭害馬之步而此爲祭害苗之步觀詩

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賊之文可知

近儒惠氏士奇謂此詩即族師春秋祭神之詞也

惟所祭之神爲步而步酺二字又音近易誤故故書誤酺爲步說者家有酺步也之訓而經義愈不可通矣

釋苽

苽字不載於爾疋釋草篇則其非草名可知今按苽實後起字其本字當祇作瓜說文瓜下云蔴也象形蓋卽象其柄蔓卽其實象重墜下垂之兒凡草實皆得謂之瓜後人因其爲草類於是加艸爲苽因其實之繁多而本不勝末於是又加瓜爲蔴以別之是苽爲瓜之後起字而蔴又苽之後起字矣苽又通作蔴蔴亦借作孤漢校官碑履蔴竹之廉孤作蔴也說文有孤無蔴子部孤下云無父也引申之凡單獨皆得曰孤而淮南原道篇浸潭蔴蔴注以苽爲蔴實或者蔴實孤生因以通孤之苽字屬之亦未可知然其以苽爲雕胡爲蔴蔴爲蔴艸者吾得而斷之曰非也

衣錦尙綱解

禮記中庸篇衣錦尙綱注云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綱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褰衣此云尙綱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褰裳又與定本不同案衣錦尙綱詩無此文近王氏經義述聞以爲釋詩之詞恐未必然據正義謂爲斷絕詩文則是合詩文二句而爲一句也然詩原文作衣錦褰衣裳錦褰裳此合二句而爲一句亦當云衣錦綱尙不應置尙字於綱字之上乃正義又以作衣錦褰裳者爲俗本豈不自相矛盾乎竊謂戴記舊文本作衣錦綱尙其作衣錦褰裳者雖已改字而从毛詩然其文固未誤冲遠謂俗本者蓋由于唐人刻定本時已誤倒綱尙二字爲尙綱故冲遠遂不覺承其誤矣其字作綱尙而不从詩作褰裳者綱褰蓋古同音通用字尙蓋裳之媮文字故劉向列女傳母儀篇引詩云衣錦綱衣褰亦作綱太平御覽引中庸云衣錦

褻衣綱亦作褻又尙書大傳引詩云衣錦尙黻裳亦作尙注云黻讀爲綱然則大傳亦當作黻尙其誤置尙字於黻字之上正與此同幸毛詩原文未誤猶可尋其致誤之蹟而是正之耳

文莫解

論語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案文莫二字連文自是古之成語集解訓爲文不義疏訓爲文無雖未明白爲何等之古語而其以文莫二字爲古之成語則已明甚案晉書樂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文莫爲古言勉強之成語又明甚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侔莫卽黽勉之轉聲近阮氏元謂方言之侔莫卽論語之文莫劉氏端臨謂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又說文心部有恣慤二字連文云恣強也慤勉也廣正亦云文勉也近嚴氏傑劉氏台拱潘氏維城均謂論語文莫卽說文恣慤之婚借字竊謂集解之文